

回望经典

寻找《白鹿原》里的朱先生

陈忠实先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写道:“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那么,《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其原型牛先生又是一位什么样的生活真人,陈忠实先生是怎样从生活真人牛先生出发,塑造朱先生这一艺术形象的呢?

朱先生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位人物。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塑造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化身,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儒家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朱先生是整个“白鹿原精神世界”的构建者,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似乎无所不能,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革命力量涌起时,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朱先生的形象成为那原上一曲动人的挽歌,消失在了历史的车辙里。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最主要的角色白嘉轩的姐夫,他的种种重建乡土中国的想象几乎都由白嘉轩去实践。朱先生是《白鹿原》中鹿兆鹏的师长和朋友,见证了鹿兆鹏多次在夹缝中逆流而上,忘我奔走的革命生涯。黑娃是朱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朱先生也誉黑娃是他最好的一个弟子。朱先生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白鹿原》中鹿子霖的贪私与狭气、田福贤的奸猾猥琐和杨排长的虎狼兵痞等。

一位青年小说家的真心话

《小说便条》是青年小说家范墩子的第六本著作,也是他的第一本关于小说创作的文学随笔。昨夜风清月白,借着橘色的台灯灯光,捧读这本橘色封皮的《小说便条》。读完心中久久不宁,似春风吹过的湖面,荡起万千涟漪,一环一环,如梦如幻。这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是《小说便条》给予的。作为一本阐述小说创作的“秘籍”,范墩子写它时并未使用常规的、理性的语言,而是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更体现作者匠心独运的是,本书摒弃了此类书籍“一上来就讲课”的惯例,而是以诗画般的描写作为开篇:“开窗见山,鸟鸣阵阵,白花点点,晨烟若黛。”

当然,《小说便条》最令人欣喜的不是开篇时的匠心和书内俯身即拾的充满诗意的语言,而是作者字里行间的拳拳赤心。

全书由五部分组成,从“状态”“故事”“现实”“阅书”“梦境”分别对小说的创作和创作者自身讲出作者的心里话。在“状态”部分中,作者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不仅对小说灵感的来源、如何保持职业小说家的心态等读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还举出具体实例使读者更好理解,如以埃莱娜·费兰特创作“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故事来阐述如何保持职业小说家的心态。作者的“真心话”事无巨细,甚至对“什么时候最合适写小说”“写小说不要熬夜”等琐碎而又见仁见智的问题也一一作答,且以自己创作何时灵感最好,是否熬夜等自身体悟和经验为读者提供参考。作者毫无保留的赤诚和近似于母亲一般的关心与唠叨,在“故事”“现实”“阅书”三个部分也均有体现,贯穿全书。

最后一部分“梦境”,则是范墩子对自己独家的创作秘诀的书写。范墩子是一个奇特的小小说家,他常常能在自己夜晚怪诞的梦境中汲取灵感,并将之阐发为小说作品。在全国众多的“90后”小说家中,鲜有人能像范墩子一样“以梦为源”,这可谓是范墩子的独家秘技,如黄老邪的落英神剑掌,欧阳锋的蛤蟆神功。与东邪西毒不同的是,范墩子不愿也从未有过“独占此技”的想法,他并不想坐拥此“创作专利”,反而像北丐洪七公愿将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一样,愿在《小说便条》“梦境”部分中,将“以梦为源”之技分享给诸位读者。而范墩子在“梦境”中的毫无保留,比起洪七公将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时还“偷偷藏了三掌”更胜一筹,也更显一个前辈对于后辈的无私与宽容。

这种无私,这种宽容,源自一个小说家的赤诚和真心。因为有此真心,有此赤诚,故而有无数真心话被写在便条之上,并辑录成籍,这便是《小说便条》。 郝壮壮



《白鹿原》中,朱先生驾鹤西去时,白嘉轩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这应该就是陈忠实塑造的朱先生形象的浓缩和概括。

《白鹿原》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朱先生是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原型的人物。朱先生的原型姓牛,名兆灏,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人。牛兆灏8岁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是科举制度废除前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

举人,被称为陕西关学派的代表和最后的传人。牛兆灏先生生性恬淡,沉默寡言,虽潜修理学,也博学广闻,谙达天文地理,尤长逻辑推理,预见性强。牛兆灏先后治学于三原“清麓书院”、西安“鲁齐书院”、蓝田“芸阁学舍”等,弟子遍及秦、晋、豫、鲁等十数省及朝鲜国等。牛兆灏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德行乡里。他著述颇丰,有《蓝川诗稿》《秦观拾遗录》和《续修蓝田县志》等等。牛兆灏逝世后葬于他长期讲学的芸阁后冈,现已被地方政府特准入乡贤祠,每年定期祭祀。

当朱先生这个人物成为陈忠实构思《白鹿原》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同时他也产生了畏怯心理,牛兆灏先生影响太广泛了,陈忠实担心自己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

陈忠实先生儿时就从家长和村人的传言中听到不少有关牛先生的奇闻趣事,成为他童年起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在陈忠实准备写作《白鹿原》时,曾到蓝田县档案馆查阅

宇宙中的一粒微尘

——读《阅读之美》感悟

满空空的书架就会变成督促读书的动力。制定计划,月初定计划,月底做总结。比如将一个月读1本或2本书作为阅读目标,然后尽力完成。读书要见缝插针,不需要整块时间来读书。养成一个随身带书的习惯,所有等待时间都可以用来看书,坐公交、地铁,用来刷手机的时间都可以变成读书时间。第三,带着问题看书,放下对个人喜好的执着。留一些精神给那些费劲的书,费劲,恰恰说明它超越了我的舒适区。费劲的感觉就是进步的感觉,慢慢就会喜欢上这样的感觉。就像爬山很累,走平路不累,但是舒服的平路无法带来高度的进步。

读完一本书是对书最大的尊重,重复读几次后,书就被读薄了,能够提出精华。书能读薄,其实就是一个读懂的过程。

人类所知的总和跟宇宙相比,只是一粒微

尘;个人所知同人类知识总和相比,又是一粒微尘。了解自己是微尘中的微尘,承认自己无知时就会变得谦和,也会变得谦和。

当然,也并不只有书籍一种形式需要我们解读,我们的人生和这个世界都是一本特别大的书,能够读到什么是由自己决定的。

愿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用读书敞开心扉,呼吸新鲜空气,接受新生事物,品味“心有戚戚”的惊喜。 杨晓妮(陕铜集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醉人的书香

在几十年的读书旅途中,记忆深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在临死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像牛一样耕耘,像土地一样奉献”;金一南《苦难辉煌》书中瞿秋白的“人爱自己的历史,犹如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等经典语句。

这些语句都在人生低谷时,帮助过自己找到新的前进方向,汲取前行的动力。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读书路,假如没有几

届、第二届和第三届文艺评论奖,全国第四届、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散文奖等奖项。习惯低调的柏峰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走出书斋,大步迈向洛河,迈向黄河,迈向太华山,一边身游大河水岳之间,一边神游万里,思接千载。

在首篇《禹门有史圣:司马迁与〈史记〉》开头他写道:很久以来,一直想去寻访司马迁的故里。今年的初秋,终于成行,从渭南上高速公路,行驶三四个小时,到达韩城芝川镇出口,下高速公路,再沿着平坦的县级公路,直驱高门原。

高门原地处芝川镇北面,说是原,却并不特别隆起,原坡显得平缓。公路两边是秋庄稼,沟里沟外是一片一片的花椒林。韩城的“大红袍”花椒名扬天下,如此大片大片的花椒林,对来自关中原野的我来说还是首次看见。

司马迁说:“迁生龙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具体而言,他出生于西汉左冯翊夏阳县高门里,在今韩城西南十八里地的芝川镇高门村——高门村就在高门原上。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结晶

——《行走黄河太华间》评介

如此溯源探流,岂能不写出象牙塔里难以写出来的好文章,怎能不酿制或冶炼出“两万”的结晶?

其次,这是一部田野考察和穿越历史的对话。第十章《顾炎武在太华山的朋友圈》中写道:顾炎武定居太华山,与关中李因笃、王弘撰、李颢等建立起来阵容庞大的学术朋友圈。我不知道往返多少次了,每当驱车在关中平原东部辽阔的田野上,远远望见耸入云霄如莲花盛开的太华山,便想到这个学术朋友圈,于是,产生了强烈探求的想法……作者用长达10万字,用《顾炎武的身世与读书》《顾炎武与李因笃》《顾炎武与王弘撰》《顾炎武与李颢》四个部分,记述了顾炎武与上面三位为主的十几位当时活动在太华之间的学者诗人的交往唱和。

其中《顾炎武与王弘撰》部分有一节题为《顾炎武在黄河太华间的游踪》,沿着当年顾炎武入关的足迹,从潼关入关中,从太华山至富平,“一路西向,每到一处,必有诗作,除前文提到的《骊山行》等诗外,还有《长安》《楼观》《乾陵》等诗。”并引用上述诗为证,同时对诗中涉及的地名引

经据典做了考证。

此章末总结道:关中乃天下腹地,山高水长,人性刚正;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且为十三朝故都,得风气之先,聚天下精英,其精神遗产异常丰厚。特别是周代一直到唐代,是天下文化学术中心,学人辈出,明清又有复兴之象,李颢便是其中“虎虎有生气”的学者之一。

再次,这是一部用散文笔法写在大地上大文化散文。从前面所介绍的柏峰著述可以看出,柏峰不仅是一位写学术论文论著的学者,也是一位创作了大量散文的作家。本书中,他以散文笔法对黄河太华及活动期间的鸿儒大师进行了动情的追忆记述。在第二章《潼亭杨震:挺立东风不著尘》中,作者“早就听说过杨震的不少传闻,此次专程拜谒,由于疫情的原因,博物馆闭馆。徘徊在矗立着杨震雕像的广场上,极目四望,但见蓝天白云,黄河悠悠东流,太华山巍然耸立天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情油然而生。

文末又写道:虽然时间过去了将近二千年,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杨震为后人留下的刚正不阿、清白家风,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挺立东风不著尘”,这是清代诗人赞美杨震的诗句,写得真好,权且用作此章题目。看到此处笔者不禁挥

笔点题,廉洁之楷模。

作者曾在其著《散文艺术论》序文中指出:“从我国目前的散文发展现状来看,散文艺术的审美形态已显固化,限制了散文作家向历史与现实的纵深描写,局限于社会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细部刻画,而不敢涉足于大题材的掘进,这其实是散文的衰退。这个衰退从唐宋时期开始,一直蔓延到现在。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几乎很少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一个艺术‘徘徊’的现象。而要打破这个现象,则需要散文作家一是回归到古典散文时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代,努力展示散文的磅礴气象和反映社会现实,呼唤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二是突破长久以来散文形成的‘狭小’艺术格局,通过‘破界’和‘融合’寻求突破方向,努力将散文向史论或者小说和其他文体渗透,不断吸纳史论或者小说和其他文体的艺术表现手法,打破既定的审美形态,呈现出新的艺术发展趋向。”柏峰知行合一,以《行走黄河太华间》的大文化散文创作实践为当代散文创作探索甚或开辟出一条新路,使当代散文在继承散文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老树开新花”并结出硕果。 王新民

王琪的诗歌总有一种或淡雅或浓烈的沉思和忧郁的气息,不但贯穿于每一首诗,也贯穿于《南山下》这本诗集。我得承认,这种气息是迷人的,是诗人将激越情绪作了妥当把控并加以幻化和变形后所形成的扎实文本。

王琪诗歌轻盈,也有一种“倔犟”或“憨笨”在里面。我认为他的诗歌主要着眼点仍在“大”的方面,即所选题材及叙述方式的开阔与浑厚。这与诗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体现经历人生诸多磨难和变故后的彻悟和警醒,由内向外而生的生活观察的姿勢和态度。

《南山下》这本诗集分三辑,基调是对“精神的原乡和生命的河床”的寻找,其内在气息是贯通的,尽管诗作写于不同时期,被不同题材所激发,诗人始终如一个有准备的人,把内心的东西落实成文字。我相信他是绝不接受那种“命题式”诗稿,除非恰巧与他内心频频共振。王琪的写作,不是与不同的人(甚至是诗人)相交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他是孤独的、自我隔离的,与世俗和时事保持谨慎的距离,让他能够认真以诗性状态活下自己的真,来自自然和世间的默默相对。当然诗人也是有世俗生活的,与诗性生活会有冲突和不协调,但从他的诗歌看得出来,生活带给他的永远只是表层的擦伤或光耀,短暂而迅捷,而一次诗歌艺术掘进的艰辛和欢欣,才成全深度的更真实的自己。

王琪对“时间”有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一个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或从俗常生活场景走向宇宙意识的思想飞跃,这也是我下面想表达的对本诗集的另一个总体观感:王琪诗歌的时空超越性。他的几乎任何一首诗,仿佛都与时下所发生的热点事件无紧密关联,也没有针对某一明显特征的时代性事件代言,他写的是永恒。

在通读本诗集一百多首诗后,如何理解王琪诗歌的抒情性让我颇费思量。他的诗当然与时下风行的口语体搭不上边,也不好算作叙述体,更不是激情喷张的抒情诗。但他的诗一直在冷静地抒情,每个字都饱含情感,只不过他的抒情被借助并融解于对自然的表达,让我们从他向自然投射中收获那些“回弹”过来的东西——诗人的灵魂之光,这应是一种更智慧的表达,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借景抒情”很容易落入古人诗词的套路中,当然王琪在此更进了一步,他把生命气息洒落到自然物上,不仅是一种情感,更多的是认识和经验,而且是深层次的思索和大情怀的凝聚。

同时,王琪诗歌中也有叙述,是带有鲜明情感喻示的叙述,与很多纯叙述的诗人比,他更强调气韵和意境的营造,以烘托出某种真诚的性情之光。比如《秋末回乡记》中“时光这么闲散,我们一行四人/走村串乡,赶在日落之前/看河水平缓,山峦静默/还将在烟冢缭绕的平原腹地/把一个背井离乡的孩子/对故乡的深情眷恋/写进月色与蛙声浸透的纸页上”,其抒情和叙述性运行轨迹是扭结交错的,总体上仍是产生情感的淳朴场域。

王琪大部分诗歌的地域性是很鲜亮的一个特征,但也不可忽视他跳出出生地的写作。本诗集第一辑《目极之处》也有他周游天下的诗。这部分诗视野和胸怀更壮阔,和“乡愁”有一些距离后的抒情更多了些独立和锐利。就如《目极之处》中写的“空气稀薄、纯净/尘世上的迷雾接近空茫/青海的风,西藏的雪/相信天堂有歌声,地上有人诵经”,诚如有些评论家指出,一个诗人如果对自己的地域过分依恋,其创作题材很快会枯竭而产生大量复制,日久可能画地为牢,而难以企及更高更远。王琪诗歌的未来,也在于寻求这方面的突破。所幸他在异乡和故乡之间打通了某种精神境界,使二者并蓄,成为一个统一体。

我相信王琪既是一个安静的诗人,也是一个对自我诗歌建设有着不懈追求的诗人,以求诗歌情感建设更大的包容力和开放性,以及更为可靠的文本。王琪热爱诗歌,他本人就是一位诗。 陈啊妮

新书讯

朱均亭《青史遗鉴》出版



本报讯(马士琦)近日,著名航天(科技四院)诗人秋野(朱均亭)先生历时18年创作的50余万字、描写了从上古到清朝1500多历史人物和人事的1500多首(篇)诗、词、韵文,很厚重的第五部著作《青史遗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力作由茅盾文学奖原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先生以题为《一部负有精神使命的史诗》为序。